

果敢 · 世界超级畅销小说大系

阁楼里的女孩

FLOWERS IN THE ATTIC

我们总相信：世上只有妈妈好。

那如果有一天，
妈妈成了欺骗你的那个人呢？

[美] V.C. ANDREWS

弗吉尼亚·安德鲁斯 / 著

谢幕娟 / 译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ZITO
紫图

阁楼里的女孩

V.C.ANDREWS

[美]弗吉尼亚·安德鲁斯 / 著

谢幕娟 / 译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阁楼里的女孩 / (美) V.C.安德鲁斯著; 谢幕娟译.
—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6.8
ISBN 978-7-5143-5315-0

I. ①阁… II. ①V… ②谢…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06850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16-7163

FLOWERS IN THE ATTIC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 1979 by The Vanda General Partnership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Beijing Zito Books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original publisher Pocket Books, a division of Simon & Schuster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作 者: [美] 弗吉尼亚·安德鲁斯
译 者: 谢幕娟
责任编辑: 张桂玲
监 制: 黄利 万夏
丛书主编: 郎世溟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2.5
版 次: 2016年11月第1版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5315-0
定 价: 4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第一部分

爸爸，再见	2
通往财富的道路	34
外祖母的房子	50
阁 楼	62
上帝的愤怒	82
妈妈的故事	92
度日如年	108
长出一个花园	122
假 日	155
圣诞派对	187
克里斯的探索	197
漫长的季节	210

第二部分

长 大	226
天堂的味道	250
一个下雨的午后	260
找到一个朋友	268
妈妈，终于来了	275
妈妈的惊喜	295
我的继父	323
黑色一日	336
逃 离	351
结束，开始	368
尾 声	380

第一部分

泥土岂可对抔弄他的说，你做什么呢？

——《以赛亚书》第45章第9节

爸爸，再见

回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那时的我还是个小孩子，坚定地相信整个人生都会跟某个漫长而完美的夏日一样，始终美好。说起来，一开始确实是那样的。关于童年，我能诉说的唯有美好，仅此一点，我想我应该永远心存感激。那时的我们生活自足，从未缺衣少食，也算不上大富大贵。周围都是中产阶级，谁也不会去跟谁攀比，因为大家的生活水平都差不多。简单来说，那时的我们过着平凡的日子，是再普通不过的孩子。

我们的爸爸在一家位于宾夕法尼亚州格拉德斯通市的大型电脑制造公司从事公关工作，当时那里有 12602 人。爸爸的事业非常成功，因为就连他的老板都经常跟我们共进晚餐，还时常夸赞爸爸工作能力强。“正宗美国人做派，英俊迷人，风度翩翩，天哪，上帝呀，怎么可能有人能抵挡得了你的魅力？”

老板对爸爸的这番夸赞，我从心里认同，我们的爸爸就是那么完美。他身高一米八七，体重八十一一点六公斤，一头浓密的淡黄色金发，

就连头发的弯曲弧度都是那般完美。一双天蓝色的眼睛，眼里总闪着笑意，因为他就是那样一个对生活充满激情、潇洒快乐的人。他的鼻子很高很直，长度和宽度都刚刚好，不多也不少。爸爸的网球和高尔夫球几乎都达到了职业水准，还常常游泳，所以一整年都能保持健康的小麦肤色。他常常都要赶去机场，然后飞去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亚利桑那或者夏威夷，有时候甚至还要飞到国外出差。在爸爸出差的时候，我们就只能留在家中由妈妈照顾了。

周五的午后，当爸爸推开大门走进来——是每一个周五下午（爸爸说最多最多能承受跟我们分开五天）——不管当时外面是大雨滂沱还是白雪纷飞，只要看到他对我们露出的灿烂笑容，顿时就有一种阳光普照大地的感觉。

爸爸一放下行李箱和公文包，就会笑着招呼我们：“爱不爱爸爸，爱的话就赶紧过来亲亲我！”

这时我跟哥哥一般都是躲在离大门不远的地方，一听到爸爸的话，就会立刻从椅子或者沙发后面飞奔到他张开的双臂中，然后爸爸马上会将我们拥入怀中，紧紧地抱着，给我们温暖的亲吻。星期五——那真是世间最最美好的日子，因为它可以把爸爸带回我们身边。爸爸的西装口袋里总会揣着给我们准备的小礼物，大一点儿的礼物则放在行李箱中，要等跟妈妈问候过之后才会分发。在我们跟爸爸亲昵打闹的时候，妈妈一般都会站在后面耐心地等着，等我们跟爸爸亲热完才迎向爸爸。

得到爸爸口袋里的小礼物之后，克里斯托弗和我便会自然退后，看着妈妈慢慢走上前，嘴角上扬，浅笑嫣然，笑容映在爸爸眼睛里格外闪亮。随即爸爸会将妈妈拥入怀中，凝视她的脸庞，好似久别重逢的样子。

一到周五，妈妈便会花上大半天的时间去发廊做头发，做指甲，回

到家之后还会在加了香薰精油的水里美美地洗个澡。这种时候我就会待在妈妈的化妆室，等她身着一袭薄薄的睡衣出现，然后看她在梳妆台前坐下，仔细地梳妆打扮起来。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学她的样子，学她如何从一个漂亮女人打扮成明艳不可方物的绝代佳人。而最神奇的是，爸爸看到精心修饰的妈妈，却还一直以为她是素颜。在爸爸眼中，妈妈就是天生丽质的大美女。

爱意在家里肆意流淌。“你爱我吗？——我最爱你了。你想我吗？——我回来你高兴吗？——我不在的时候，你有没有想我？有没有每天都想？有没有辗转反侧，希望我能将你紧紧拥在怀中？你要是没有的话，柯琳，我会难过死的。”

而妈妈最擅长回答这些问题了——只需要用她那温柔似水的眼神，她的耳语呢喃，还有她的甜蜜香吻。

一天，克里斯托弗和我从学校飞速地跑回家，我们几乎是被冬日的寒风吹进家门的。“快脱下靴子放到门厅。”妈妈在客厅里对我们喊道。从我站的位置，可以看到她正偎在壁炉前给一个布娃娃织白色的小毛衣。我当时以为那是给我的圣诞礼物，是妈妈特意为我的某个小布娃娃织的。

“还有，进屋之前记得脱掉鞋子。”妈妈又补充了一句。

于是，我们脱下靴子、厚厚的外套和披风，并把这些全都留在门厅，只穿着长筒袜进到客厅，脚踩在白色的长毛绒地毯上。布置得十分雅致的客厅，是专为衬托妈妈的美丽而设，而我们大多数时候是被禁止入内的。客厅是属于妈妈的，我们不过是陪客而已，坐在那杏色织锦沙发或是立绒呢椅子上，我们从未真正放松过。相比而言，我们更喜欢爸

爸的房间，那里面有深色的幕墙和结实的格子沙发，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在里面追逐打闹，也从来不用担心会损坏什么东西。

“外面冷死了，妈妈。”我气喘吁吁地扑到她脚边，将一双腿伸向炉火，“不过骑自行车回来的这一路景色很美。树上挂满了钻石般闪亮的冰锥，灌木丛上也都是水晶棱柱。妈妈，外面就跟童话世界一样。我是绝对不愿意去从不下雪的南方生活的，说什么都不会愿意！”

克里斯托弗倒没有谈论天气，也没有提及冰天雪地的美丽。因为他比我大两岁零五个月，比我聪明得多，反正现在我是很清楚这一点的。他也跟我一样把冻僵了的脚伸到火边取暖，不过同时注意了妈妈的表情，然后就见他的两道浓眉皱在了一起，好似很担忧的样子。

见此，我也看向妈妈，心想他究竟是看到什么才会有如此忧虑关切的表情呢？妈妈正娴熟地织着毛衣，眼睛时不时地瞥一眼说明书。

“妈妈，你还好吧？”克里斯托弗问。

“还好呀！”妈妈回答道，给了他一个柔和的甜笑。

“可你看上去好似很疲倦的样子。”

妈妈听他这么说，便将手上织着的小毛衣放到一边。“我今天去看医生了。”妈妈说着，凑过来吻了一下克里斯托弗那被冻得通红的脸颊。

“妈妈！”克里斯托弗顿时紧张起来，“你生病了吗？”

妈妈轻声笑了下，然后用她那细长的手指穿过克里斯托弗一头蓬乱的金色卷发。“克里斯托弗·多尔甘杰，不是你想的那样。看你的表情，好像很怀疑的样子。”说着，妈妈分别抓起克里斯托弗和我的一只手，并将我们的手一起按在她凸起的肚子上。

“你们有感觉到什么吗？”妈妈问，脸上再次出现那种神秘的喜悦笑容。

克里斯托弗很快挣脱，脸也唰地一下红了。但我没有抽回手，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等着妈妈回答。

“那你有感觉到什么吗，卡西？”

我感觉手掌按着的地方，妈妈的衣服下面，有点奇怪。好似有什么东西在动。我抬起头看向妈妈，直到现在我还能记起她当时的美丽模样，就跟拉斐尔画的圣母像一样美。

“妈妈，你中午吃的东西好似在动耶，也有可能是肚子里有风。”妈妈被我的话逗得哈哈大笑，一双蓝色眸子分外闪亮，然后她让我再猜一次。

最后，妈妈用甜美而关切的声宣布了她的消息。“亲爱的孩子们，五月初我将会迎来一个小生命。事实上，今天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告诉我他听到了两个心跳。也就是说，我怀的是双胞胎……甚至，如果上帝保佑，可能是三胞胎。现在你们的爸爸还不知道这个消息，所以你们先不要告诉他，等我找个合适的机会再说。”

我呆住了，下意识地看向克里斯托弗，想看看他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是什么反应。克里斯托弗也是一脸茫然，而且看着还很难为情的样子。我再次把目光转回到妈妈那张被火光映得格外美丽的脸庞。然后我跳起身，飞快地跑回我自己的房间。

我把头埋进被窝，放声大哭，真的是哭得不能自己！小宝贝——至少是两个小宝贝！我才是宝贝啊！我才不要让那些整天就知道哭的小孩抢走我的位置！我一边哭一边用手砸着枕头，心里憋着一口气只想发泄，如果这口气不能发泄到某个人身上，那也只好拿枕头出气了。哭着哭着，我坐起身，脑子里突然蹦出离家出走的主意。

这时，有人轻敲我的房门。“卡西，”是妈妈的声音，“我可以进来

跟你聊聊这件事吗？”

“你走！”我喊着，“我讨厌你的宝贝们！”

是的，我知道等待我的会是怎样的命运。我会变成中间的小孩，就是父母最不关心最不在意的那个。我会被他们遗忘，从此以后再也不会再有星期五的礼物。爸爸的心里将只有妈妈，只有克里斯托弗，还有那取代我地位的讨厌的小孩们。

那天晚上，爸爸刚回到家不久就过来找我。我其实已经把门锁打开，就是想着万一爸爸想来看我呢！我偷偷瞥了一眼他的脸，因为我真的是好爱好爱他。爸爸看上去很悲伤，他手上还提着一个用银箔包着的大盒子，盒子最上面打着一个粉缎蝴蝶结。

“我的卡西怎么了？”爸爸轻声问，听到他的话，我从手臂下方的空隙偷看他。“我刚才回家，你都没有跑过来迎接我，也没有跟我问好，甚至看都不看我。卡西，你不扑到我怀里也不亲我，我觉得很受伤。”

我没有出声，只是翻过身恶狠狠地瞪着他。难道他不知道我才应该是他永远的最爱吗？为什么他跟妈妈还要生其他小孩？难道两个孩子还不够吗？

只听爸爸叹息一声，然后走过来坐到我床边。“你知道吗？这是你第一次用这种眼神瞪我。这是第一个你没有扑到我怀里的星期五。你可能不相信，但我真的只有在周末回家的时候才觉得我活了过来。”

我噘着嘴，不愿轻易就范。反正他现在也不那么需要我了。他有儿子，马上还会有一堆小孩。我马上会成为被遗忘的那一个。

“还有，”爸爸目光殷切地望着我说，“我过去一直觉得，当然这种想法可能有点傻，哪怕我某个星期五回到家没有给你或者你哥哥带一个

礼物……我觉得你们两个应该也还是会疯狂地扑到我怀里，欢迎我回家。之前我相信你爱的是我，而不是我的礼物。我错误地以为自己是一个好爸爸了，以为我赢得了你们的爱，你们也都十分清楚你们在我心里永远占据了一个位置，哪怕我和你们妈妈再生几个孩子。”说着，爸爸顿了顿，叹息一声，蓝色的眼睛也黯淡了下去。“我以为卡西知道哪怕有了其他孩子，她仍然是我最特别的那个小姑娘，因为她是我的第一个女儿。”

我给了爸爸一个愤怒且受伤的眼神，然后抽噎着说：“可是如果妈妈又生下一个女儿，你肯定也会跟她说同样的话！”

“你觉得我会吗？”

“是的。”我啜泣着，被心里翻滚的嫉妒之火煎熬得简直要大叫起来，“你甚至有可能爱她超过我，因为她会是更小更可爱的那个。”

“我可能也会一样地爱她，但我绝对不会爱她超过你。”爸爸说着伸出手，这让我无法再抗拒。我一下子扑到他怀里，死死地抓着他。“嘘，”爸爸安抚着哭泣的我，“不要哭，不要嫉妒。你得到的爱绝不会减少分毫。还有卡西，真实的小弟弟小妹妹其实要比你的那些洋娃娃有意思得多。接下来，你妈妈很可能一个人忙不过来，所以还指望你能帮她一下呢。我不在家的时候，如果知道我可爱的女儿会帮妈妈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减轻妈妈的负担，让全家人都更开心快乐，我也会高兴很多的。”说完，爸爸将他那温热的嘴唇吻在了我还流着泪的脸颊。“过来，打开你的盒子，然后告诉我里面是什么。”

首先我得给爸爸好多好多个吻，再给他一个拥抱，以作为我让他操心的补偿。我打开那漂亮的盒子，发现里面是一个英国制造的银质音乐盒。一打开盒子，就有一个穿粉色裙子的小芭蕾舞女郎伴着音乐在镜子前缓缓旋转。“这同时也是一个首饰盒。”爸爸解释说，然后将一只镶有

石榴石的小金戒指套在了我手上。“我一见到这个盒子，就觉得一定要让它属于你。我以这只戒指发誓，我会永远爱我的卡西比其他女儿更多一点——只要她替我保守这个秘密就行。”

五月的一个晴朗的星期二，爸爸在家。他已经在家转悠了两星期，就等着妈妈肚子里的孩子降生。妈妈似乎有些急躁，不舒服。波莎·辛普森太太则在厨房里忙活，给我们准备饭菜，一脸假笑地看着克里斯托弗和我。她是我们家最信任的保姆，就住在隔壁，但她总说爸爸和妈妈看起来更像兄妹，而不是夫妻。反正辛普森太太就是那种冷酷暴躁的人，很少能从她那里听到别人的什么好话。我看到她正在做卷心菜，我讨厌卷心菜。

快到晚饭时间，爸爸跑进餐厅跟我和哥哥说，他要开车送妈妈去医院。“你们不要担心。一切都很好。听辛普森太太的话，好好写作业，可能再过几个小时你们就会知道是弟弟还是妹妹……又或者是一个弟弟、一个妹妹。”

但直到第二天早上，爸爸才回家。他蓬头垢面，一脸疲惫，西装也是皱皱的，不过看到我们的时候还是咧嘴笑了起来：“你们猜，生的男孩还是女孩？”

“男孩！”克里斯托弗嚷道，他想要两个弟弟，这样以后就能教他们踢球了。我也想要弟弟……这样我就是爸爸唯一的女儿，就不会有人跟我抢爸爸的爱了。

“是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爸爸满脸骄傲地说，“你们是没看到他们有多可爱。快，穿上衣服，我现在开车带你们去看。”

我闷闷不乐地跟着爸爸走，到了医院爸爸特意将我举高抱起，好让

我透过育婴室的玻璃去看两个正由护士抱着的小婴儿，但我根本就不想看。他们是那样的小！脑袋比小苹果大不了多少，握成拳头的红色小手在空中挥着。其中一个还像被针扎了似的扯着嗓子尖叫。

“啊！”爸爸叹息着，亲了下我的脸颊，将我抱得更紧些，“上帝真是对我不薄，又给了我一儿一女，刚好凑成两双。”

我曾以为我肯定会讨厌死他们两个，尤其是那个叫凯莉的大嘴巴女孩，相比安静些的科里，她的哭喊声要响上十倍。我想有这两个小家伙住在我对面的房间，那我晚上别想睡一个好觉了。可是，当他们慢慢长大，当他们冲着我笑，当看到他们被我举高时闪亮的眼睛，我心中的嫉妒不知不觉地被一种温暖的母性取代了。每天回到家第一件事我就是跑过去看他们，跟他们玩，给他们换尿片拿奶瓶，或者把他们放到我的肩头骑马玩。是的，他们确实比布娃娃有意思得多。

很快，我也明白了父母心里能装的远远不止两个人，而且我心里其实也还有位置去爱这两个小宝贝——包括小凯莉，要知道她跟我一样好看，甚至比我还要好看些。爸爸说，这两个小家伙好似野草一样，长得飞快，尽管妈妈时常表现出担忧，说他们没有当初的克里斯托弗和我长得那么快。妈妈也把这些话跟她的医生说了，不过医生打消了她的疑虑，说双胞胎婴儿通常都会比单胎婴儿长得慢一些。

“瞧，”克里斯托弗说，“医生都是无所不知的。”

正在看报纸的爸爸听了，不禁抬起头笑了笑，“尽管是儿子你说的——但这个世界没有谁是无所不知的，克里斯。”

爸爸是唯一一个会把哥哥叫作克里斯的人。

我们的姓氏很特别，尤其难拼写，Dollanganger（多尔甘杰）。然后因为我们一家人全都是金色或亚麻色头发，皮肤也特别白（除了爸

爸，他总会特意把皮肤晒成棕色)，爸爸最好的朋友吉姆·约翰斯顿就给我们取了一个绰号——德累斯顿娃娃。他说我们看着就像那些放在古董架或壁炉架上的漂亮瓷娃娃。很快周围的邻居们都这样叫我们了，当然另一个原因也是因为这个名字比多尔甘杰好听一些。

当双胞胎长到四岁，克里斯托弗十四岁，我也满十二岁了。一个特别的周五——那天是爸爸三十六岁的生日，我们特意为他准备了一个惊喜派对。妈妈精心打扮了一番，看着就像童话里的公主。她的指甲闪着珠光，身穿一件水绿色的长礼服，走动的时候身上的珍珠串也随着步伐摆动。餐厅的餐桌特意做了精致的摆盘，跟爸爸的生日派对完美相衬。送给爸爸的礼物垒得高高的，放在一旁。我们只打算邀请家人和最亲密的朋友，庆祝一番。

“卡西，”妈妈叫着，快速看了我一眼，“你愿意帮我给双胞胎再洗次澡吗？他们午睡之前我已经给他们洗过一次了，但他们醒来之后又在沙箱里折腾，所以得再给他们洗一次。”

我当然愿意。妈妈打扮得那么漂亮，要是让她给那两个脏兮兮的四岁小家伙洗澡，肯定头发呀指甲呀还有那漂亮的裙子都会被弄乱弄脏。

“等你给他们两个洗完，你跟克里斯托弗也得好好洗个澡。卡西，记得穿那件漂亮的粉色裙子，再好好卷一下头发。还有克里斯托弗，千万不要再穿你的蓝色牛仔裤，我希望你能穿正式一点的衬衣，打上领带，外面套那件淡蓝色的运动夹克，下面配奶油白的那条裤子。”

“啊，妈妈，我不喜欢穿那么正式。”克里斯托弗磨着脚上的运动鞋皱眉抱怨道。

“按我说的做，克里斯托弗，这是为了你爸爸。你知道爸爸为你们付出了多少吧，所以你至少要让他为我们感到骄傲才行。”

克里斯托弗闷闷不乐地走了，剩我一个人跑去后花园抓那一对玩疯了的双胞胎，刚抓到他们就大叫起来。“一天洗一次澡就够了！”凯莉嚷着。“我们已经很干净了！住手！我们不喜欢香皂！不喜欢洗头发！不准再给我们洗，卡西，不然我们就告诉妈妈！”

“哈！”我回道，“你们以为是谁派我来这儿给你们这两个脏兮兮的小鬼洗澡的？天哪，你们两个家伙怎么这么快又脏成这样了？”

我给他们脱掉衣服，才刚碰到温热的水，黄色的橡胶小鸭子呀橡胶小船呀就都在水面浮了起来，我也被他们两个拍起的水花溅湿全身。两个小家伙这才满足地洗起澡来，给他们洗完澡之后，再给他们换上最漂亮的衣服。毕竟，他们也是要去参加派对的——毕竟，那天是星期五，爸爸会回家的。

我先给科里穿了一件白色的小西装，下面配短裤。让人很奇怪的是，科里其实比妹妹凯莉更能保持干净。但不管我怎么收拾，还是没办法把科里额前蓬乱的刘海梳平。那撮头发总是往右偏，就跟小猪尾巴似的。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凯莉见了竟然也想把她的头发梳成那样。

一番梳洗打扮之后，他们看着就像两个洋娃娃复活了一样。然后我把双胞胎交给克里斯托弗，严肃地告诉他一定要看好这两个小家伙。总算轮到我梳洗了。

我匆忙地洗澡洗头，并将头发卷成粗粗的大卷，在这期间，我听到双胞胎一直在乱喊乱叫，抱怨不停。透过浴室门的缝隙，我看到克里斯托弗正给他们读《鹅妈妈》的故事，试图安抚他们。

“嘿！”等我穿着那件粉色风琴褶裙子走出来时，克里斯托弗说，“你也还过得去嘛！”

“过得去？你就是这么夸人的吗？”